

远处的沙山灼灼闪光，炽热的气流扑在脸上，啃人皮肤。收回目光，又欣喜地看见路边的一片片绿色的葡萄园，心头荡起一缕缕凉意。此时，我在敦煌东隅。

去莫高窟参观，不允许私家车出入，专门运送游客进出大巴车一班接一班。人们排着长队进入一条长长的回廊候车，避暑。忽觉得空中飘下阵阵清凉的雾，抬头看，回廊两檐全线装有喷头，每隔一分钟便会喷出雾一样的凉气给游人。惬意，不禁让人想起飞天传说中的天歌神乾闥婆，乾闥婆的任务之一就是在佛国里散发香气。

还记得来敦煌的连霍高速公路上，戈壁苍凉，我总感觉有一个僧人与我们相向而行，风尘仆仆地由东向西跋涉。就是他，为我讲述了关于莫高窟的第一个故事。

夕阳下，断崖边，一个人蹲在大泉河边洗了把脸，掬一捧水自饮，顿感神清气爽。起身望去，嶙峋的三危山上金光万道，气象非凡，于是决定留在崖下修行。几年过后，峭壁上被他凿出一个

窟龕，龕内塑佛像，绘制壁画，供人礼拜。香客、僧侣接踵而至，纷纷效仿，来这里开窟，造像，建寺。1600多年过后，崖壁变成“千佛洞”，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敦煌莫高窟。莫高窟是以石窟建筑、彩塑和壁画三者合一的佛教文化遗存。编号洞窟492个，窟内共有壁画45000平方米，彩塑2400余身。引世界各地的人们纷至沓来，观光览胜。

为我讲述莫高窟故事的人名叫乐僔，前秦僧人。他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在鸣沙山东麓断崖上凿出了第一个石窟。

我们的商务车就是沿着乐僔当年走过的路奔向敦煌的。车过张掖之后，同伴就用手机订购明日午后参观莫高窟的门票，A类票告罄，B类票需要订票人进入敦煌市区三十公里之内才能预订。八月是游人来敦煌的最好季节，来自四面八方的游人正像我们一样涌向莫高窟。好在我们托了敦煌的朋友，订到了次日的门票。

入夜，莫高窟的故事继

过它，你就往树上爬，或者转到树溜子底下，装着昏睡过去。不过，猎人们瞧不上这些，那是娘们儿才用的法子！可是，乌日不想逃，他觉得这些年，动物们不那么怕人了。

黑熊没动，乌日也不动。他感觉，那熊像在和他比个头儿，眼看着自己饿了一冬的体格变小，黑熊有点怂，或者它本来也无意伤人。他俩像在玩“我们都是木头人”的游戏，比试着耐力，谁也不肯先动。最后，黑熊先坚持不住了，试探着掉头往反方向走，一边走还一边回头，像个玩游戏的小孩儿。

等着树枝都安静下来，乌日才走过去，他发现树下有个很大的树洞，应该是熊用来冬眠的房子。一股尿味扑过来，非常骚。看来，这是一头冬眠刚刚醒来的熊，急着放出憋了多日的尿水。乌日不禁笑着骂了一句：“这个懒家伙，出门就尿啊！”

那时，春天刚进林子，山还没有胖起来。乌日想，这头熊应该叫春山，他记下了春山的房子。

当母熊猛扑过来的时候，莫日根以最快的速度，举枪一击。他故意让子弹只擦过母熊的身体，但这并没有阻止母熊

M

月光城 散文

解良

## 莫高窟夏意

续。我们观看大型情景剧《又见敦煌》，在剧中见到了那个发现莫高窟藏经洞又将藏经洞文物倒卖给外国人的王圆箎道士。此人系晚清莫高窟下寺道士，剧中的他一再向观众乞求，不要再骂我了，不要再骂我了。替王道士偷运文物给外国人的几个汉子有愧于父亲乡亲，将自己的脸涂上了厚厚的红土。这是一出戏，编剧替王道士向后人道了歉，谢了罪，不知真实的王道士是否真心忏悔过？他靠四宗买卖得到1500多两银子后成为敦煌巨富，盖起一座三清宫，认下三四个干女儿，花天酒地不在话下。王道士靠莫高窟成为暴发户，又难逃莫高窟注定于他的宿命。莫高窟第257窟壁画中有一个《九色鹿的故事》，被九色鹿救下的溺水人见利忘义，带人来捕杀九色鹿，最后满身生出恶疮。现实中的王道士因袭了溺水人的衣钵，最终带着满身的疮和窟窿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走进莫高窟博物馆，看到一个个孩子聚在这里临摹壁画。不禁想起昨夜在敦煌市内看到的城雕，一个反弹

琵琶的飞天仙女，在无边无际的茫茫宇宙中飘舞。西北的画师用炽热的色彩，飞动的线条，为后人打开了一个优美而空灵想象世界。

站在莫高窟九层楼下，能感受大漠上的烈日如火烤人。游客在这里排出一公里远的长蛇阵，等待分期分批进入洞窟参观。路边站着一株株饱经沧桑、褶皱遍布的老榆树和参天的白杨树，树阴给人安慰，但高温不饶人，用炎热检验着每一个人的毅力和耐力。这时，我看见几个戴红领巾的小学生抬着一个手提音箱走过来，将音箱放在路边。他们是少年志愿者，来自敦煌市内的小小讲解员。一个手持麦克风的男孩站出来，面对排队的游人朗朗而宣：

白白天上云，父母生我身。

小来学里坐，今日得成人。

这是敦煌遗书中的一首《学郎诗》。

清脆悦耳的童声宛如一股泉水叮咚叮咚地流过来，带着丝丝凉爽沁入游人的心田。颐神养气的莫高窟正在源源不断地接受一个又一个热爱敦煌的少年输送给她的蓬勃的朝气。

L

月光城 小小说

蒋冬梅

## 猎

的攻击，它还是毫不减速地奔过来。第二枪又响了，正中母熊的肩膀，母熊发出一声怒吼，仍像一阵黑风逼近，那气势像要把莫日根撕碎似的。最后一枪，子弹穿进了母熊的脑袋。看着那个庞然大物在自己面前轰然倒下，莫日根的神智，仿佛才回到身体一般，此时他的全身已被汗水浸透。

莫日根扔了枪，喘着粗气跪下了，嘴里喊着山神的名字，许久才挣扎起来，走近那个树洞。他点着了一些桦树枝，把洞里两只惊恐的小熊熏了出来。他抱住小熊的时候，眼泪终于流了下来。

后来，人们一直把这三枪当成传奇，可是莫日根在很多年里都不愿再提起。禁猎之后，猎枪都上交了，有时莫日根坐在院子里会突然流泪，乌日就用小手去抹祖父苍老的脸，莫日根用鄂伦春语对他说着话。可自从走出大森林之后，到了乌日这一代，已经听不懂鄂伦春语，也就更加不懂一个猎人的心了。

出林子的路，正盖着雪被子。野生动物保护站的食物快吃光了，补给车三天后才能到。乌日的妻子只好从屋后的

雪堆里，扒出一些干菜，干菜泡在水里散发刺鼻的气味，可乌日觉得，那气味里藏着去年的春天。房顶的烟囱开始冒烟，烟一会就缠绕进云彩里了。

没有什么真正的冬眠，每一场睡眠都是危险的。乌日吃过饭，就背上苞米，蹚着雪急急地进山了。一路上，那只熟悉的黄鹰一直在头顶盘旋。他们早就相识了，它在天上巡逻，他在地上巡逻，互相保卫。乌日认得出每一棵树，尽管它们没了衣裳。走到人工干预区，乌日打开一袋苞米，洒在挂上人造松鼠房子的树下，又扫出空地，给鸟留下了干粮。很快，松鼠和鸟当着他的面，开始顽皮地争抢。

乌日终于找到了春山的房子，他看到树根下那一大泡尿，就知道春山出来过了。这懒家伙，总是不肯多走两步，去远处尿。

可春山并不在树洞里，但它应该也走不多远。正当乌日把苞米棒子堆在树洞前面时，突然，黄鹰扑愣着惊起，他猛地一转身，却看见，春山就站在他身后，只有几步远……

风吹雪落，昔日的猎场，此刻隐隐听见一片鸟语花香。